西厓集

四

2347
14-4

和 2347 14-4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七

啓辭

請遣申砧守京城及曉諭四方合力勦賊啓 壬辰

五月

聞倭賊尚遠而京都人心無所憑依故變生百出申砧
令適入來速令馳去與留都大將及都元帥同力守城
則人心自固矣且各司無守護之人偷竊衝火極爲痛
憤宜令留都諸臣分定監守如有不謹守直者留都大
將從軍法治罪啓聞事急急下諭忠清全羅慶尚道等
處聞 車駕出狩人心亦益絶望以暫時出避方且收
召四方克期還都之意分明曉喻若有忠義徇國之士

勿論官職有無皆許糾率兵民各自爲戰而聽其道監
司兵水使節制合力勦捕期於滅賊事廣諭知委何如
　條陳時事啓六月
伏以國之危難極矣賢臣等之罪尚何言哉然旣憂啓
聖多難興邦及今爲之豈不足以中興乎惟望　聖心
堅定以振士氣而已臣誠以管見條今日所宜行者陳
列于後
一賊兵方住平壤而黃海江原道郡邑尚多完全南
方大軍雖未知利鈍而亦在水原若又自此處召
集散亡嚮道唐兵分數道擾之則賊首尾橫決必
棄城南走預諭黃海京畿忠淸全羅慶尚等道沿
途設伏開其歸路而慶慶抄擊則其勢可以盡滅
又令慶尚全羅水使各率舟師邀截賊船此今日
勦賊大勢也
一賊入平壤已十餘日尚無動靜其謀難測若非聚
軍西來則必謀休其足力不然則欲棄城南下而
已今宜哨探形勢設爲方略或乘夜掩擊或伏兵
分抄散出之賊不可少緩而潰散之餘時無一將
一卒束手無策極爲悶迫平壤之戰將士未盡死
亡只是隱慶郡邑偷生自免而已今宜令觀察使
李元翼等多發間使分道招呼如江西龍岡三和
咸從甑山永柔及成川陽德孟山等邑多般聞見

使之刻期悉赴　行在以聽約束其失期未到者
以軍法從事毋得饒貸事亦急急知委施行
一平壤以西直路則由順安肅川安州以達於嘉山
定州又一路則由博川泰川龜城以達於朔州昌
城又一路則由寧邊熙川以達於江界三路之中
博川泰川一路最爲關重蓋此路爲江邊列鎮安
危之所係也若賊不知出於此路則嘉山定州之
路賊雖來而我軍從龜城博川出於控江清川之間
賊之歸路斷絶至如寧邊熙川之路則地勢險絶
賊兵必不易進故今日之備賊博川一路最緊嘉
山定州次之寧邊熙川又次之今定州則有都元
帥方收集散亡龜城泰川亦當置一將耀兵備禦
與定州相爲掎角之勢迭出攻擊然後一道可保
此其形勢大槩也今備邊司刻速處置
一平壤之賊若欲進取則亦當分道唐兵向道不可
但以一路徑進今平壤西邊郡邑三和咸從龍岡
江西甑山永柔等地皆是濱海之邑而賊兵尚未
散出傳聞龍岡則有山城絶險而倉穀亦多云宜
令宣川郭山定州由海道遣人體探諸邑保守與
否使之申明約束堅守郡邑抄發精兵以待天兵
之至萬一人民畏刼離散則姑令避兵于龍岡山
城又自其處通于黃海道使之一體施行待賊兵

勢衰合力齊擧

一啇兵向道一路由定州嘉山安州一路由宣川宣
沙浦乘船達於咸從江西出平壤之西又令我國
大將一人調發寧遼以東成川陽德孟山德川价
川寧遠順川之軍出扼平壤之東則賊兵如在圍
中四顧無自脫之路不過走耳但聞海邊守令及
邊將之逃死棄官者皆乘船下海云極爲駭愕今
宜急遣宣傳官先審宣川海路船隻多少及去平
壤遠近来報然後與唐將相議進兵之路定爲畫
一之計俾無參差

一士兵精勇倍於南軍今之所恃者惟此而已然屢

度調發將帥不能善用强心勇氣已盡懈怠而怨
咨繼之今雖不得已調發當令本鎭諭以免急之
意激勵忠義且令優恤其家口勿令流離其有奮
發自募者各別奬勸使之興起且近日民生困極
本道軍民怨咨尤甚凡干弊端一切蕩滌勿使更
侵亦收合人心之一助也

一事幾方急而合幷之際人心易懈或眞於無可奈
何之地酬酢策應或參漫時宜危之機相去日遠
若此悠悠終何歸宿宜令倫遣司凡所施行急速
擧行

又六月

臣適當此際賊未發動久未簽歇不得請外遷未議然其痛念家國之讐泣血不啻此賊俱生耿耿危悰徒自扼腕凡今日所當行者不避煩瀆敢以管見再爲條列如左伏望　下備邊司澤其可行者而行之不勝幸甚

一江邊士兵素以勇悍名今日所恃者惟此而已然其屢次調發之餘豈無怨苦之心宜令所在各官各鎮撫恤其妻子使勿流離至於前日夜所時上兵之功不小詳覈論賞其同時渡江敢戰者及身死陣中者無遺妙出生者量給銀兩米布死者優恤家口其中如任旭景者終始不爲避避體探先登無不自願爲之果竟突入賊幕亂斫賊將與李宣同時俱死其勇烈尤爲特異旭景雖

命　贈爵而江邊士卒及其家屬何以得知亦宜令有司別加褒恤以慰忠魂警動人心何如

一賊兵方住平壤聞其徒黨散落氣勢頓挫此傳聞之言雖未知果然然以隱伏城中久不敢出觀之則亦必近似大抵平安一道惟平壤爲賊所據其餘皆完全而只是守令不畏國法爭先逃走故倉穀軍器蕩然無存今宜令觀察使及兵使分道招呼使之刻日還集修治官事整頓軍兵如有過期不還者一切以軍法從事少無饒貸何如

一欲攻平壤之賊當分三路而進此則前已言之然

兵法先攻弱賊之散出及注來道路者隨處抄擊
斬殺殆盡則賊必奪氣而形勢益衰矣今宜令黃
海道監司趙仁得兵使李素亨等抄發精兵分擾
沿途鳳山黃州平山以上一路阻險之處不必數
多十十五五分運作隊無論公私賊官吏山尺白
丁才入使之注來要截資以糧餉出沒無定射殺
其行路散出之賊其所得財物及馬匹任其自取
官不得奪且處處館驛張榜曉諭云賊將已死其
軍太半戰死天兵十餘萬刻日分道並進蕩滅不
遠且賊酋平秀吉在國中為其下刺殺事 中朝
咨報此正狂賊送死之秋凡道內人民乘時立功

至如成釋攻劫之類非必盡為亂民不過失其家
產逃竄山谷為饑餓所逼而守令不能存恤統制
故然耳古人為將募兵攻劫者為上傷人者次之
此亦多般知委皆許各率其類務期勦賊立功則
朝廷賞同平人如其不然而作亂肆毒於平民或
假作倭形驚動閭閻者則必誅無赦以此辭緣急
急廣為知委如黃河水尹聃等亦更為申勑使之
益自盡力倡率軍民勉樹奇勳道內武士之散伏
閭閻者亦令各赴 行在事並為曉諭何如

一士兵雖聚而軍器蕩然軍器之中惟弓箭最急秋
高氣爽弓矢之用倍勝於他技江邊列鎮及內地

郡邑弓箭多寡之數急宜知數臨時取用且徑運之後公私所持之弓率皆膠解難用宜令各官別定弓匠多設溫突聚合點火然後可用道內各邑弓箭如不足用則雖取諸南方可也然臨時則窘迫難及預爲區處無妨

一南方大兵一戰皆潰似可驚歎然臣則不甚怪訝大槩三人皆非統御進取之才不知分兵迭出精抄掎角之計而以爲合之卒聚會俱進號令不一力戰者少如之何其不潰也今不可以此自沮惟當惡惡馳諭以賊兵勢衰天兵百萬水陸並進朝夕當有蕩滅之勢以鎮人心姑令各道監兵使整

兵持重截殺道內橫行泄來之寇以保地方待其賊勢窮慮然後南北合勢攻勦何如

一武班出身精勇之人當初爲李鎰軍官者五十人申砬所帶者八十人其他爲防禦使助防將所屬者共數亦多而一散之後不復來到傳聞此輩多避兵閑東北山谷之間安坐度日云宜令體察使李陽元等分道招呼使之來赴　行在其終始不見者論以軍律事並爲知委何如

一火砲匠散亡略盡在此者不過數人　江邊火砲匠亦聚會以備戰用何如

一賊兵近在數十里外奸細譏察不可不嚴令城中

及軍中別爲標騎使相識別何如

癸酉六月

嚮道二天將啓

唐兵朝夕過江所急者糧餉與嚮道而已糧餉雖百計措置而前頭郡邑蕩破已甚有同無麪之不托盬此則猶使洪世恭等注措矣至如嚮道之事則尤甚齟齬備遏司所定青水萬戶趙鶴臣今日招見則不但名位畢微非統御了解之才且安性亦此類耳以此爲將使之與唐將合勢進取豈不笑其無人而且以爲簡已也自古靖中原兵力討賊者非止一二舊事俱在高麗江東之役趙沖金就礪爲之嚮導珍島之役金方慶爲之嚮道今雖不得如此人者爲之豈可使卑微一堡官立於

天兵之前而爲眞天之任乎臣意本道虞候金星報於見在武臣中稍勝令姑令李潤德注守江邊出星報使爲此任則雖不滿意亦不至如此草草而事體不甚埋沒矣且士兵時無一人此等事備邊司所當不分晝夜急速處置而來此數日尚無現出之兵極爲悶迫故不避煩瀆惶恐累啓

癸巳冬

與戚摠兵問答書啓

臣昨夜往見戚摠兵摠兵辭退譯官以書捐問答其論近日事情極盡無餘其終始欲救我國之意亦甚篤至以身自任其責以爲倭奴已在吾月中盖大砲勝小砲多砲勝少砲如用兵不難勝也因言今天下人物落落

無可辦此者其自貢之意為多又言石尚書雖賢而無才今此二和乃尚書本意尚書自初以為西夏用兵纔罷勞兵費財甚多以此欲以和議羈縻不料其遺患於後日其說頗侍即甚為推重以為必當有非常舉措又言于崇為大將臣問其人如何答云中才也臣曰中才則何能了此答曰有頗侍即在何患又論李提舉曰乃福將也臣又書云今表文無可疑否戚笑曰似是假作因出自己稟頗侍即揭帖示之其近日流閒假表割地等語悉載其中而且云早賜非敢姑忌人功而言之也所聞如此雖不知虛實而開天下利害不小故敢陳云云且曰王京糧乏事在危急已撤回之軍皆疲病不堪

戰鬬留之無益徒費軍餉速當發還但諸將不敢自擅須速啓知　國王送客文於宋遊擊等則可急回矣新兵之出運一不出四五月此時虜奴不準貢則必動新兵可及來擊之　天朝必有措餉備賞然不可專恃天糧此處糧亦可預辦也其言纔纔千百言不能盡記大意如此而末書二兇自神誅所信者一心不在此數句而已其言男兒數人在城外以此大不思之為人猿攫警其欲救我國者終始不言其貢之可否而令優見之不出其貢云云已為亂臣賊子所窺伺矣

之旦夕遊擊諸將毫發攻守事宜速為施行俾無飢寒激變之患宜當

條陳時事劄子　癸巳冬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所貴於經亂之後者以其嘗歷多而懲創者深也今國勢岌岌累卵不足以喻其危正須遠覽群策深追既往之事勵群工共惜分陰圖惟厥終以收拔治之效而徒悠悠泛泛幸制文具數月之後事機之流遷更變百出不揆愚淺輒條列所宜行者以備採擇隨記無倫次然皆直陳事情不為虛談敢乞　留神裁察

一賊退後戶曹急宜參商一年經費之數撙節歲縮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半減或全減預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　朝廷惠澤得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指手於其間矣此乃今日急先之務而　事

駕還都已久該曹尚不留詳知委責出督辦一如前日各司下人之弊多端譎詐使奸猾者散出民間雲霧防納貢物作弊多端譎詐使奸猾者散出民間雲霧防納貢大槩戶曹之任至為緊重而判書參議在外參判亦將赴京雖平時不可如此況今日乎臣意急速簽差區處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為堂上即應勿拘常規必得其才以重經費之任使民蒙一分實

惠而國用不至益竭幸甚

一畿甸之民被賊禍尤甚數百里內無復烟火經冬及春則流移轉蕩無生類如此之淺雖欲處之得乎今四方一當赈蕩更無移轉賑救之路惟臣前日啓請益利稍可及時分散庶有一分之益若遠得三千餘石早以水站漕船及雇私船從漢江分二運一運輸到忠州賑給忠州丹陽清風堤川延豐攄山陰城等處之民一運輸泊千原州興元倉上下以救原州鎮平橫城春川楊根驪州利川廣州之民又以千石由碧瀾渡濟臨津以上分給開城府豐德交河高陽坡州長湍抱川朔寧楊州等處

之民至於龍仁果川衿川水原富平則已自近海亦令京畿監司指揮益以石首等物觀其緩急農饑饉荒甚處次第分賑則民間益穀相資所倫萬倉食亦當和急充創而少延數日之命矣此皆戶曹之責而亦須使一人專掌其事奔走措置不遑時刻方為有益惟在得人而已亦乞急速擘行以及於未凍之前

一明年種子朝廷固已講求但近日之事多無實效遠委收來非數日所辦為亦令該曹早為分布區畫使有司者各於水路通行之前盡為知數輸到然後明春播種且海島屯田為之則亦必有

利京師之民流而[illegible]
處然請令河北之[illegible]
割之人第[illegible]
擇滄中[illegible]
其水陸之便[illegible]
自食其[illegible]
及餘民從[illegible]
之民及諸處官[illegible]
其驗也事定之後還爲牧場有何不可況牧場不
必太多擇其水草肥饒宜於牧馬處間間合牧而
其餘羨地使無遺利甚非失計也昔唐末洛陽窘

殘有張全義者爲其計聚流民分田耕墾各有屯
堡全義又親行畎畝之間勸課農桑數年之內洛
陽完實今亦措置京畿民事必如全義之洛陽然
後可也皆衛爲狄所滅文公以大[illegible]之冠大布之
衣撫摩遺民營繕務農[illegible]
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此則[illegible]
尊邦本如此孜孜[illegible]
其永孚于休矣

臣今年久在東坡組[illegible]
道原州由硝平楊[illegible]
塞要害亦頗親見前年[illegible]

而長江之險已不足恃然名在上流湯懷驩州等
處以重兵勁卒治江列鬬多設疑兵以死扼守則
賊兵必不能容易經過今宜急遣上有計慮者
巡視忠夔以下水勢淺深皆階州之後之圖全峽江以南則利川
區畫經略以求其後之圖全峽江以南則利川
驩州廣州爲京都左輔水陸兩路當扼仁川爲右
輔此等之邑名能收拾鎮守預設備禦守險阻
則京城之勢稍有捍蔽而緩急心虛有所恃矣如廣
州南漢山城卑州治東五里許乃扶餘始祖所都
之地故亦名溫祚城形勢甚好而中有井泉田土
可以脩葺保守此外水原之禿城衿川之衿巡山

仁川之山城皆係險阨必守之地若隨便繕治屯
兵據險參錯相望互爲形援則襟抱固密入心有
恃而不恐縱有敵兵亦首尾應制不敢徑突此亦
當並爲巡視雖因民力窮屈不能趁時有爲而既
知其然又有主張經理之人則必不無便宜講求
之策也今旋軫舊京而環顧四方無虵蚖蟻子之
足恃雖有山川之險百二之固棄置而不爲料理
此不待識者而凜然寒心者也且忠州居國上流
而又在兩嶺之會此京城咽喉之重而已爲空虛
之地亦當更加留意十分區處且京畿無一將官
獨有前利川府使邊應星無防禦之任而今又以

微事見罷臣意應是當使固為防禦使使之注来
諸邑措置防備等事並控水泉利川揚根廣州等
處召集舊時官義之兵稍加訓鍊以為倉卒之備
猶勝於全無一人而付諸相忘也西海水路之備
亦甚緊急江華喬桐年前賊兵相望咫尺而不能
相犯者以其無船也今則賊已知其然而巢穴於
巨濟等處日益窺覦亦令水使別加規畫措置以
防衝突而江華凡事亦須百分區處以圖慮外之
患為可

一嶺南賊勢日急　天朝諸將處置失宜失其機會
今聞　中朝已絶通貢之請其咆怒決裂之禍在
於朝夕臣前在慶尚道悉知諸將所止徒聚經年
烏合飢羸之衆逃散相繼多者百餘少者三四十
率皆隱處山谷無意戰鬪又平土皆不待器械其
中持弓箭者十人之中無一二而時時草間潛伺
射我刘者往往不少優騰善走捷止若風大不
賊交鋒亦何益之有加以右道沿海自金海能川
昌原固城晉陽泗川晉州已為不收之地獨有高
靈陜川諸處人民其上星州金山知禮開寧以至
尚州善山開慶咸昌為幷蓄之野在道則自嶺山
以下舉為賊藪糧無所出無可誅所恃唯天兵
而已而兵連糧乏待兩湖又無餘力百計千思

更無益吾後之策不綏切痛哭近日宋經畧憂言設險
事亦出於不得已而必無可為之勢今設險築壘
而無食則無軍無軍則不可守然今不圖更過
一二月食益乏而軍益散此豈數日之間所能
難且各道募兵經年興役初時之募皆勇悍慣戰之
士亦非不多而飢餓疲頓不能自振弱者填死溝
壑強者去為盜賊日就銷滅說為可惜臣請於河
湖嶺南三道別選重臣討以便宜之權以主調軍
饋餉等事使之整頓電政撫慰遺黎抄擇精卒為
天兵後繼如張浚之開督府蕭何之補葺關中則
庶幾人心不至渙散號令有所歸宿而設險等事

亦次第可行矣近日奉使之臣頊肯相望置官愈
多而事愈不理 朝廷雖欲遥制指揮而機會曲
折每不相中其失惟在於任人不專而體統不立
故也此亦急須講求改絃然後可也

請訓練軍兵咨 甲午春

國家遭此無前之禍今欲治兵制敵以為恢復之計其
勢可謂難矣若非根勵奮發朝廷上下勞心焦思共惜
分陰則日月易過事機愈失而無窮之悔矣今之至
重至急者莫過於練兵一事兵若不練則雖有人丁百
萬比如驅羊攻虎兵一不格明矣近者別設都監訓練火
砲當初議者皆以為訓練難成數月之後人顧有效其

中成材者與浙江之法無異以此知　練之不可不爲也誠使舉鉤有餘而廣爲招募分部定將書爲一定之規畫夜訓鍊不至中輟一月當有一月之功一年當有一年之效數年之後新成節制之師器械俱備糧餉粗完國恥可雪而賊志可殫矣不然而曰循嬉將如日將暮今日不爲明日不爲日邁於冬雖之地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今者生財之路已竭繼餉之策未由唯當別爲方便於經費之外措置軍食鮫渡軍兵可聚忠清通寺剃几四十餘處共佃田皆空閑無用之物或爲奸民所冒占而秋來所獲蓋入於私極爲可惜他道佃田姑不可盡爲請忠清道寺社佃田限數年鍊兵閒

盡爲於訓鍊都監給民耕作秋成之後別遣郎廳摘奸究實計數收入以爲軍食如成均館學田養士之例則軍餉可繼矣且外方監兵使水營及各官各以人衆多寡隨便招集額爲砲手之人教習放砲一依近日訓鍊都監勸奬之規其有成材者分其優等或爲禁軍或免賤免役使人樂屬其間監司守令兵水使如有盡心訓誨的有成效者　朝廷別加褒賞怠慢不勤奉行成材數少而教誨無效者輒施譴罰則四方聞風不多日內砲手成羣矣但守城守險攻壘破堅當用大砲至於交戰之際鳥銃最爲利器如我國前日所有勝字銃筒者則紀效新書所載快槍之類新書云鳥銃命中穿楊之

妙五倍於弓矢而十倍於快鎗北人性剛子耐學習每以快鎗勝於鳥銃恐此說行於南方云云今之所謂勝字銃筒只可虛放以助軍聲不可以命中而我國之人猶執勝字勝於鳥銃之說不務學習其亦北人性剛之類也但鳥銃為器極為精巧造依甚難故紀效新書亦以一月鑽穴為上是鳥銃一柄用一人一月之力然後方為可用其難成而可貴也如此近日都監所用鳥銃消收拾優物其數不多而徃徃破毀日至耗少雖欲分給四方之人名無利器則何以成效近日都監有匠人一名自開城府來到精於製造鳥銃而緣無事力至如炭石鐵物皆不具故不能新造砲手五百餘名所持者

太半三穴勝字而已頃者砲手二十名已下於金德齡陣中各持鳥銃而去今又欲加送數十人鳥銃之留在都監者益少將何以鍊習哉若擇取京中善手鐵匠五六人來習於都監匠人藝成之後分送黃海道忠清道海邊各官炭鐵有裕處為都會連續打造使精巧勤幹曉解鳥銃之人為守令專掌其事責其成效則鳥銃之用其路日廣而人無不習此等條件當條今日急務請別為事目廣布中外刻日施行何如

措置忠州上流且於鳥嶺設開屯田啓 二月

今日事勢日迫天兵之不可恃明矣在我所當百分措置為死中求生之計不然則前頭之事不忍言也近日

臣等所為區區酬應於文字之末外方亦無暇時奉行之人其於大段形勢利害所在無一完了之事脫有衝突之變將處處潰散而已當此之時雖欲奔告於　天朝其可及乎今日形勢所在遮截鳥嶺之計最為緊急蓋京都前後長江左負高山右環大海天下之險無過於此而忠州居上流為國門之忠州不守則沿江數百里皆為受敵之地敵兵之來如建瓴水於高屋之上不可為也欲保忠州當自把截鳥嶺始鳥嶺若失險則忠州雖有良將勁兵亦不可守矣前日申砬之敗已為明驗奈何至今不為之圖也臣自幼往來鳥嶺尚不知形勢所在變生以後懲創泄事上年八月臣又由此路南下更為諦視形勢凡藏兵設伏控扼要截之處罅漏疏略而猶不知他路之傍出者如何私心恒以為慮今者有守門將辛忠元者乃忠州人壬辰夏申砬敗兵以後忠元募得民兵僧軍設伏於鳥嶺丹月之間斬賊甚多又與元慎等襲擊興元之賊以此軍功為守門將渠以本處之人出沒捕賊於其處故其言鳥嶺形勢曲折甚悉多臣所未知者始知人才之隱伏於軍伍賤隷者不但古之王忠先一人而已忠元之言曰鳥嶺之上則雜路分散不可防守自嶺上東下十餘里兩崖斗絶中蟠溪水行人往來者橫木為橋凡二十四處名曰鷹岩若於此處設機把截當賊兵臨至撤去橋梁又擇斷溪流

使向峽之間盡爲洪流人不能着足困以弓弩菱鐵火
砲等器守之不過百餘勁卒而嶺路之把守自固自閒
慶以東又有舊路統出於爲嶺之西而山勢極險百年
湮廢藤蘿林木蔽天迷日又有一路在閬夔之西今之
唐人所謂小爲嶺者是也而出於延豐縣之東此路亦
甚險使數十人伏於林木中守之則二寇賊不敢踰入
故前年賊兵往來時皆由爲嶺直路不由此路若爲嶺
守固則二路不足憂矣忠元又言其所率僧重山尺之
遺在者尚可得百餘人而延豐邑內及西面水迴村地
極肥饒今皆爲無人之地欲以把守之軍屯田耕種以
爲軍糧又得火藥銃砲等器晝夜操鍊則數月之內可
成猶軍云臣屢爲招問觀其所言足可試任大抵今日
之事所當人人爲兵處處作農庶望有效於萬一如忠
元者及時下送使之依其所願爲把截要害之計且聞
忠清監司尹冢默亦欲問爲嶺把守事來招忠元云請
以此意並爲下諭于尹冢默使之從其所言覓給種子
牛隻以爲耕墾之資使於延豐忠州之間人烟不至斷
絶雖以自己獨力不能把截大賊而凡賊路所經防守
曲折既爲遍踏預定則他處合勢添守可易爲力矣如
使爲嶺之路已斷則賊雖出於黃澗永同金山之間我
軍可以專力把守而忠州上流不失京江把截亦易此
利害之說然期者著也敢啓

請脩舉鎮管之制啓 三月

鍊兵爭月前已 啓下但軍政之修有大綱領大節目大綱不舉節目雜備無益臣請得以推言之 祖宗之制八道各官皆有鎮管之邑爲主鎮而撿勑其屬邑非徒然欲其平時則鎮管又各一應操兵訓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則鎮管又各率其所屬之使指揮縱伸縮惟將之爲且一鎮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鎮管之軍各以大兵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蹑其後或撓其後或撓兵左右賊雖乘勝不敢容易衝突其勢然也姑以慶尚道論之則東萊鎮所屬十餘邑之軍勿論公私賤雜類盡發爲兵則其數將至於七八萬假使不幸而敗又有大丘鎮管之軍爲左右翼可以禦賊不幸而大丘之軍又不利尚州鎮管又以重兵堅守而忠清道忠州鎮管盡率屬邑之軍把截爲嶺爲其後絡清州鎮管又率所屬之軍進守黃澗永同秋風嶺之間以爲右翼以及京畿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國家形勢如重門複墻賊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千里徑造都城而若蹈無人之地乎夫以 祖宗經遠之圖兵詳如此而中世以後良法美制一切廢隳士大夫只以琱琢文華粉飾虛談爲務其於經世之慮一不加意豈獨此也又有輕

慮淺謀之人自任已意盡毀 祖宗之制而做出新規
名之曰制勝方略其初見乙卯倭變爲此一時救急之
策不知此纔可以應小小之賊非所以制禦大敵之術
其後兩南監兵使人人各持所見而奮其管窺扞撫添
加渾稱之曰制勝方略於是擧世宗之如孫吳兵法一
切通行國事之所以至此者雖他事之失甚多而大緊
制勝方略誤之也臣請言其故制勝方略大要以一道
之軍領爲分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纔聞
賊報不察賊衆多寡賊情如何地勢險易一例徵發皆
聚境上故巡邊使所屬之軍屯於一處以待巡邊使兵
使雖欲用之而不得防禦使所屬之軍則又屯於一處
以待防禦使水使雖欲用之而不可其他助防將兵水
使所屬之軍無不如此故每一調發一道俱動無復後
力而慶尚道則自聞慶以南郡邑無一人矣既而 朝
廷遣將於千里之外不能朝聞夕至而無將之軍處處
屯聚無約束無紀律無統令紛紜暴露於原野之中一
日二日待將不至以至於三日四日之久而賊鋒已迫
饑渴繼之則烏驚獸駭相率而潰散土崩瓦解不可收
拾然後所謂京將帥等與騎馳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
其誰招集而賊之充驅已至於數十里內不敢何待方
壬辰四月十七日邊報至京 朝廷遣李鎰鎰到聞慶
而聞慶已空到尚州而尚州已空散卒之衆集者僅數

百部伍未分之間賊已渡洛事罕尚刑十里地矣此亭
臣於賊變之前區區之見倘及於此備邊司啓辭中雲
及之而外臣有難之者當竟不行矣知　天意記憶與
否而臣心則至今有遺恨焉夫懲前所以毖後鑑古所
以圖今昔宋末元兵方熾而其時有汪立信者建議請
以郡邑分爲四閫建帥於其間而合力防守其後元伯
顏閫其策歎曰此策若用吾無以至於文天祥又建
白此策於臨安已危之後時則已晚無及立信分閫之
計即我朝鎮管之法也臣猥以庸才當此板蕩之際念
及時事未嘗不涕血露襟目今艱危之勢日甚一日已
趨於不可有爲之地雖有善策固無所用然設諸病甚

而不爲下藥可乎近日　聖意赫然舊發復讐一念上
通於天而教訓軍士又其家所急務前者雖以事自畧
爲磨鍊　啓下而臣更思之事無統緒則區區補綴終
是無益惟當先責主鎮守令使董率其所屬之邑檢勅
鍊兵火砲器械等事如所屬之邑不能訓鍊所造器械
不能精利則許令主鎮報監兵使治罪觀其屬邑能否
有效多少並其主鎮守令賞罰而　朝廷時遣使臣歷
閱試才又隨其能否而施黃監兵使期以時月之間各
盡心力皆成訓鍊之兵萬一因此而天心悔禍人謀興
能生豐歷或可保而國家亦不至於危亡矣今慶尚六
鎮皆殘破只有安東稍完故已令於安東鍊兵器清道

則忠州爲鎭管居兩嶺之會上流之重其訓鍊之事宜
爲緊急非徒邑力不及守令亦不得人屢遷屢改尚無
措置之勢其他公州清州當隨力爲之而全羅道物
力又不比忠清道處處皆可鍊兵特患人不爲耳昔范
仲淹爲陝西與元昊對敵遊精卒晝夜親自訓鍊得三
千人今日之勢與仲淹之時又何如而被兵三年尚無
一人有意於鍊兵者其亦惑之甚者也臣意令各道稍
脩鎭管之法凡有闕差遣之時別擇能堪其任者授之
責以操鍊之事一道之內主鎭既爲之則屬邑不敢不
爲矣事貴提綱綱一舉而萬目自隨故臣於此一事敢
備陳之如 聖意允可則請下臣此說于各道監司一
體施行其於禦敵之方必有利益敢啓

請令都元帥臨和諸將啓 二月

慶尚左右道諸將左道則有高彦伯金應瑞李思命權
應銖等右道則有李寶朴晉李特亨等將非不足只恨
諸將名位齒秩大聚相向各欲自尊號令而無協勢同
力之心故臨戰應變皆任其意進不俱進敗不相救如
遇進蘇小賊則尊競恐後一見大勢之賊四散退避以
此與賊相持二年未嘗一交推陰之功莫從軍卒怯弱
實由於諸將令多門而軍力不齊也夫合萬人爲一心然
後可以成功若使諸將不相上下而志不同行則如運
舟於江海之中而操舟者一南一北其能免於覆敗乎

雖以李郭之才同會一處而無節制之人則未免潰散
此兵家之大忌臣等久有此慮而默察諸將皆等夷無
可統攝之才難於處置今見金應瑞高彦伯狀啓則二
月十四日金應瑞等進攻德法谷出來之賊斬三十八
級十三日彦伯之軍亦往德法谷累日窺伺亦斬十餘
級云此其同時同攻一陣之賊而似若不相聞知殊爲
可惜而前日元帥狀啓云云不無所攙如小小散出之
賊則猶可如此而收功若遇大隊之賊而如此則必致
失利此等約束善慶專在於都元帥請下書于權慄十
分善處申明號令戢和諸將使之同心合力共濟大勳
何如

請褒奬忠義啓　四月

晉州戰死將士中金千鎰等六人則已爲追　贈矣其
餘將士時未追　贈者及他表表死節未及追　贈之
人一一考出速爲褒贈事　傳敎矣晉州戰死將士未
蒙褒　贈之人今方査考入　啓而國家於昇平之後
猝遇賊變千里望風奔散恐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
捍孤城以身衛國或衝冦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
人耳目者亦不爲無入而倉猝之際率多淪沒不聞於
朝廷而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泉下樹風聲於將來
以臣等所傳聞言之則金鎰道能守之戰金suo邵之戰終
湛終日力戰終賊無一之餘以大義與敵尊死而全州之

保全者鄭憲方戰推敵之功為多海南縣監邊應井身當賊衝鋒慨以死自誓亦戰死於熊崎之戰言者至今傷之此外死國之臣必多有之而 朝廷有未及聞知者請令慶尚全羅忠清道監司廣詢博訪從公論 啓聞後次第褒贈或恤其妻子以勸忠義何如

請接待胡參將聽其所言啓 五月

臣病中精神昏瞶凡事皆惘然獨念胡參將今行所係極重有關存亡而臣忝為大臣適滯危病未得與聞末議極以為悶數日前金命元使人傳言于臣曰胡參將云俺為倘國大事而來閣老以下或稱病不出見是甚道理臣不勝未安借人書拜帖注謝則參將即為回書

且令顧軍門題疏二丹宣諭付稿一錄以送謂通事曰俺來此聞倘宰相則實病他餘諸宰一番來見後連續告病所勾當公事率皆遷延顧望推托他人俺甚以為悶此文書浩繁病中不可易覽待氣蘇醒時閱過既為國之大臣雖有病如有達情之事必須啓達 國王可也云云臣得此二日神氣昏乏至今尚未仔細省過又伏聞昨日已為接見胡參將子 行宮朝廷之意必已商確以定矣但參將之送來於臣及自書臣不可私見而置之故敢此 啓達臣不能詳觀諭帖中所云曲折而其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昏優請封貢一節也然窃詳侍郎之意以其上年金睟之行多陳前年六月以後

賊情兇逆悖慢之狀其到北京在顧侍即出來遼東之後而 皇朝科道官不分奏本雖此日月彈章頃言一踈并及於顧總督如石尚書亦以同事之人不能分疏方困於言者無以主張當事故欲令我國詳具今年正月顧侍即出來遼陽以沒賊勢明白馳奏則自已可免於攻訐而大事庶可料理此恐其本情而在我亦不須堅拒也宋經畧顧侍即處置得失有不可知就其二人所為而觀之則顧之為人大段踈暢明白當事敢為之人不比宋侍即舉措隱晦也況石尚書以忠賢名聞天下當本國事變之初適在兵部深憂悶念天啓如一家之事凡有所請無不曲從使我國得至今日皆石尚書之力此恩何可忘也今為言者所攻不能自保使與顧侍即相繼而去則後誰有為我國任事者乎自古艱難迍邅之際處置酬應委曲它含不覺其有幾微使無一入有向我不平之心可也今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即纔至所言之事一切堅拒本欲倚仗大國以圖恢復而使大國任事之人率皆背手佛然莫肯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為聳孤乎故臣之愚意竊為國家重此應接也且顧侍即出來遼事後況喜毒未知進見與否今聞胡參將欲與宰臣一人偕行云此亦不可不從別擇明敏宰臣馳去聽其言說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奏本出於悶迫不敢張皇之意而致謝侍即極力拯

濟小邦之意則侍郎之心必解而前頭無難處之變矣
臣嘗記小書中我國初年有大君往朝燕京 太宗文
皇帝令六部尚書饗義夏原吉等逐日來見日於內殿
宣召宴慰此皆所以收人心也今此胡參將亦以總督
之命出來宴慰等事非物力所辦似當令諸宰逐日輪
流參見無使落莫而還亦恐合於敬待天官之體也臣
平時思慮亦甚疎昧當此垂死大病之後心計益多顛
錯只緣憂國微忱不能自抑至於達夜不寐且未知
朝廷大論已定如何謹以愚妄之見略陳梗既亦旦所欲
言亦不止此因之不能盡舉而痛悶危迫之勢惶恐啓
稟如蒙 下朝廷及覆熟議無使事過而有難追之悔
則臣可以瞑目入地矣
條列戰守機宜啓 六月
邊報日惡而臣等忝在備邊之地怠慢度日不能措一
策以紓 宵旰之憂伏承下政院之 敎惶恐隕越罪
當萬死倭賊充斥南邊其勢日熾雖無黃金之言而
固已炎炎如有可行之策則豈待於今日試前者以
精鍊軍卒堅守要害修築山城消弊待變敵兵之來臨
機設策或守或戰互相犄角等事盡委為將帥使都元帥
及諸將至事至三此雖兵家之常談而此外亦無可行
奇策且添兵調發之事亦當計軍人良有無而為之一切不
軍食不足則兵雖多聚而不日離散此豈曲折 朝廷

唯當與參良人熟商施行至於慶尚
在將帥之手不然雖文移督促頁
承過一盡紙近日綱紀解弛國門之外
許多分付之事無一委委興舉行
以今日所宜行者條列于後

一賊兵雖有長驅西向之計而一邊不無歸路見阻
之慮今三道舟師在閑山島外右水使李舜臣
面若將橫截海路之狀為一與賊船相值向一番
勦蕩更如前日之戰則足可以挫賊鋒勿使不得
深入此今日最為要策故前亦 啓遼今統制使
從事宜將下去意以此意密諭于統制使使之臨

攙觀勢豪之而水軍調發事依前 啓下行移施
行以壯軍勢何如
一慶州諸將近與倭賊屢為相角士卒頗精若能同
心協力進退如一領知山林險阻要害可以設伏
之計別擇勇士以為控扼遮截之計而又多設疑
兵以眩賊心使賊進恐有伏退恐追躊遂巡退卻
之際出奇乘之則雖少可以敵衆特患諸將不為
合力專以各自散避為得計耳今更各別申勅定
為約束如有臨時違約以誤軍攙者一從軍律預
為申明事進恐有伏一本作進有所懼
一賊兵甚衆而我國不過數千饑羸之卒無異於驅

羊擊虎極爲寒心大抵兵則猶可多聚而只緣軍
食不足不能餉軍故雖有抄赴之軍而輒還離散
今方麥熟之時早穀亦注注成熟若稍有繼糧之
路則內地及邊郡精勇之軍各別多數招募以充
一軍中耳目專在於哨探候望近來將官全不知此
事之爲重注注坐閉縮於隱僻之處不知數步
外事賊至門外方始覺知倉黃潰散凡勝敵之道
無他我先爲計則我勝敵先爲計則敵勝其機只
在於哨探瞭望之明不明如何耳此事前雖申勅
而今更知委警省各陣中別擇甚處本土之人詳

知賊勢遠里者許以重賞使之先報賊之動靜而
爲之策應事
一中外人心動搖日甚纔聞賊報無不洶懼(懼)(?)有潰
散之心人心若此則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無
所用之相率土崩而已近來訛言(言)(?)(?)騰民情之騷
動日以益甚今之將及都邑守令等各別務加鎮
定毋使如前日之紛擾不可收拾事
一慶尚右道宜審等處之軍固以洛東江昌寧爲扼
險之地若於江面多設菱鐵木穽又於岸上設柵
及土壁以辟鐵丸又以發射放炮則可以禦賊前
者已爲知委此意于兵營等守而又送菱鐵之制使

之依據打造繕之未知施行與否宜更為詔文申
勅及期措置毋失機會川外三十三州大川高壘安陰
伽鄉等處山城可守處晓喻人民賊若來犯則刻
期入保清野以待湖南等處亦一體施行事
一宜寧諸將之軍不過千餘無以制小敵唯金德瑛之
軍稍多綫急似可倚仗而今不知軍糧可以支給
與否恐無 御史徐潚時未注視軍中云巡視諸陣
然後悉意注見意撫軍中門其指置如何且為約
束而通於都元帥及巡邊使兩道兵使使之互相
掎角依前行移施行事
一各道鍊兵事目下夫已久雖未能大段成就而如
已抄出鍊習則注注不無可用之軍巡撫 御史各
別隨所到點閱以行賞罰其他能射重人亦各精
抄如或有賊變守令親自領越時赴援事
一軍器不足者尚臨戰矢盡則雖百萬之軍無所用
之弓矢等物多數造作於內地不絕收之委連續
入送于諸鎮學使乞用事
一上年幸州之戰賊先據險故賊衆雖多仰攻為
難竟至敗衂今者於梁澤上下調神弓智謀幸州
戰勝之事而有智慮者一人徒愛尚遇一人徒全
羅道凡於賊來路預擇山形三面設絕賊不能上
且鐵丸難及闊以 聞制賊之地譬為疑兵之所

或左右相望或上下相接溝窄險高而一面兩面平夷可
占擇其中各又有形勢險高而一面兩面平夷可
攀而上則亦須用民力削斵之使之峭峻如有賊
兵長驅衆寡難敵則諸將各率兵分擾其地相
為應援又聞洋州捕賊之時因地設險下面積實
長梯木其內累石為城其高一丈餘前期一兩日
而訖其功役云又有言以沙土疊累作城亦好今
亦可臨時辦此且於山上多設旗幟以為疑兵而
其下設石車多殺賊衆又是幸州之明效亦不可
缺既得形便賊若來攻則期以死戰左右掎角形
勢相援則賊亦不敢捨此而深入也聞前日賊若
見路衙左右山上有疑兵或擾險則不得過此而
他往云即以此意知會事
令兵曹專委鍊兵落七月
使哨官領其砲手多賫火藥江原道則慶尚道接境處
全羅道則始南原羅州等處預為下送分駐以為應變
之計事議 啓且京中火砲胃放事恐或解弛更加勤
勤勸奬事 傳教矣京中鍊習砲手元數大略幾至六
百餘名除已在慶尚左右道及以教訓事散去他處者
外時方在京者只有四百三十餘名今東南事勢方急
固當下送待變但此軍若在於一處益以他軍則猶可
用之而有功若分投各處而京中且留一半則彼此數

少皆無所益矣且賊勢所向未知定在何處而京城守
備寡弱自慶尚忠清以及京畿一路洞然空虛無一蚍
蜉蟻子之可倚臣等雖不敢明言而思之不覺寒心京
中上番軍士不過數百代立之人若除砲手殺手則更
無他軍此又不可不慮者也大抵今日千萬施爲皆不
濟事只有足食鍊兵二條爲撥亂第一策去冬設訓鍊
都監　命臣勾管其事臣欲聚砲手一千名教訓成材
蓋砲手一千而雜以槍刀弓箭之手使長短之兵相備
而又得將帥之可用者任之可以策應於緩急之際其
後臣忝入相府不得專意於都監教閱之事又爲軍食
所限不得滿一千之數近者又以疾病閉縮數月其於

都監之事尤益疎闊每念國勢日急而唯此一事亦不
能如意者甚多常欲　啓請遞免而同僚未果矣昔
皇朝正統之變中國之勢亦甚岌岌而賴有于謙爲兵
部招募精勇設十二營於都城擇將官之有才勇者分
統其軍晝夜訓鍊卒能摧破强寇而天下再安今之議
者或有以鍊兵爲非急務誠出於未之思也今砲手則
已稍成形殺手雖似冗雜亦當加意教訓使之成就至
於弓箭尤爲我國長技勸奬之方不可不盡分定將官
各將其軍日夜操鍊而其有成效者論賞不能者譴罰
使之不怠可也然而主張運化使人心日起而軍政日
新者乃兵曹之任也伏望自　上以訓鍊成效專責本

兵之官而本兵之官責將官將官責哨官哨官責旗隊總體統既立而心力專一則何為不成何令不行不然則人情狃於尋常自至弛廢雖朝夕嚴令不可為矣臣等久有此懷故因　下教并此陳達

請廣取人才啓　九月

前月引見時　上曰必得人才然後可以有為備邊司堂上各薦其所知之人可矣臣　啓曰如十科取士之例勿論有職無職薦用可也　上曰議而薦之臣等伏承　聖教退而相議撥亂反正人才為急古人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言小才必取也雖有瓌姿無棄樵悴言賤者不遺也采詩采芻無以下體言舍短而錄長也執

此三說而用人之道盡矣今則於人必欲其備雖有百長而一事不足則棄而不取雖有卓越之才不卒而出於尤甲之中則人皆胥越而不顧如此而又工於索瘢吹毛巧於索瘢一生之人皆在譽譏之中無一全人以此而求其點無遺賢應續咸熙者不亦難乎古者取人之道上自公卿以下至於行伍或舊於貴盛唯才是取不問其他良有以也謹以切於事情者分為十條開列于後令二品以上文武宰臣兩司郎廳各薦所知者無論有職無職庶擧公私賢僧俗務要廣求若有抱負而不為見知於人者令外方監兵使守令嘗搜訪　啓聞或曰報公司如此而又

有遺漏不現者許令自與庶幾周此弊利歸墾民人并
出尉爲世用誠爲急務
一有才智識慮通曉於法可堪將帥之任者
一有學術識時務總詳盡堪充方面之令者
一有瞻畧善於言辭能差占文外國及出入賊中消探
動靜者
一居家孝順爲一鄉稱歎或能爲衆善人所敬命者
一文章特異善於書記者
一有勇力善射或善用刀槍或能負重疾走或有膽
氣不怕登陣者
一能知稼穡之務勸民畊種辨壞濕之宜開墾荒廢
作爲屯田者
一善於理財或煮海爲鹽或即山鑄鐵能移此易彼
變遷貿易商物辦賣興利足用者
一能通曉算法善於會計調度軍食不失錙銖者
一有巧性能制造槍刀或曉解煮取焰硝能造鳥銃
大小砲及守城器械者
請措置糧餉啓
今日危亡之勢固爲多端然就其中人所明知而拱手
無策者唯糧餉一事而已京城積蓄僅支數月外方倉
庫一搒置竭民間私儲亦盡雖有募粟之令零碎收合
不足以補一隅之用今於秋成穀熟之際公私之勢廩

凜始此明年穀未熟時更將何物而接濟乎不獨此也
賊勢不幸更熾而有西侵之患則天兵之出來亦不可
知脫或請糧之事未遂而數萬之兵先出責辦於我國
如前日趙崇善所言則本國群臣雖以乏軍興之罪萬
被誅戮而不足以贖誤事之罪矣臣等思之至此不覺拊
心矣圖今之議者或以為採銀貿穀或以為出布貿粟
其為說雖多而求其實用則有同捕風卒無效驗蓋銀
雖我國所產而產出不多用力多而所得甚少故自
祖宗朝常欲為之而累擧累廢其已然者可鑑矣至於
以有質粟則所得有限何補國用哉故今日生財之道
別無他法前此所陳以各道貢物進上盡為作米又以

上番軍士戶奉足各司奴婢身貢皆作米聚諸京師則
歲可得十餘萬石而中外軍糧因此可辦矣如此然後
戶曹通融一年經費摶節伸縮量入為出以其田稅用
於經用其餘盡充軍糧既以鍊我國之兵又可以接濟
天兵數年之後隨其用餘之數別儲一庫一歲得三萬
餘石則未過三歲可至於九萬石此乃理財之大段規
模非此不足以濟艱危之勢但進上一事係關上供雖
依放　中朝恐未合宜而前日　傳教之事實出於慮
遠之圖臣等不敢更請唯貢物作米及奴婢身貢上番
軍士等事令該曹及此秋成之際詳考　啓辭本意慥
遠施行以救明年之急為當此外又有煮鹽一策為理

財要務古之言鹽法者莫久矣成周之時猶以鹽利爲重故周官有鹽官之說太公封於齊即便魚鹽之利其後齊桓公問爲國於管仲仲對以鹽筴蓋齊之爲國東面濱海故能有他國所未有之利而國以富强其後自漢唐宋皆別置使以領之如唐之劉晏宋善其職故卒能平定胡虜而唐之中興晏功爲多管者遼東誌亦載鹽盆幾處鹽軍幾名始知 皇朝亦重鹽法也我國地瘠民貧只以米布資生而他無流行貿遷之貨獨鹽者人生日用之不可闕者其切於需用與五穀相等而山谷之民稍遠海邊處則貴鹽如金苟能措置有方使鹽利通行則民情所便不勞而功多況自京畿黃海忠清全羅以及慶尚江原咸鏡道之累處處莫非產鹽之地出於水而無窮其利可勝言哉頃者因朝議別設鹽鐵使意非偶然而各官守令狃於墾習欲自專鹽利且緣管鹽使處之未得其要議論紛起遂至罷革良可恨也夫興起鹽利別無他方只是先爲招集海邊鹽戶使之安集而已鹽戶之不能安集者只由於徭役煩苛科斂無節故耳若使守令除其雜役不得侵撓而又與之捐約計日月所煮之數薄取分數而其餘使之自賣自食則鹽戶皆集於海邊鹽益日多而入於官者無限矣因以各處船隻從江路輸運從而直散賣則陸地之民無提攜勞入海之弊而歡聲四起矣蓋自錦江輸去則忠

清一道抹川青陽扶餘尼山公州定山燕岐文義清州
懷德沃川黃澗永同之民皆便於就貿矣從漢江輸去
則丹陽清風永春堤川忠州槐山延豐陰城原州楊根
驪州之民皆爲就貿從龍津輸去則加平春川以及横
城洪川嶺西之民皆爲就貿矣從臨津輸去則坡州楊
州長湍積城麻田抱川永平朔寧以至伊川安峽平康
鐵原之民皆爲就貿從碧瀾渡輸去則江陰牛峯平山
兎山等處之民皆爲就貿從大同江以上則江東慈山
平壤成川等處之民皆爲就貿矣從晴川江以上則安
州寧邊价川等處之民皆爲就貿矣鴨綠江則近日江
累以下官穀以船漕運于義州者相續空船回去時亦
當載鹽貿穀於水上之民則所得必多若夫咸鏡道則
亦於南北道海邊煮鹽船運于六鎮許令藩胡及我民
貿食則官民相資而塞上之糧漸足矣今年海上役苦
民間得鹽爲貴鹽一斗直米一斗而或倍之若能隨時
賤貴彼此販賣如古時之法則唯此一事軍糧及種子
可得千萬石之多矣此其今日生財之大者此外又有
屯田亦當及時講求力行勸課之政毋使如前日之悠
況此皆户曹急切當行之務不可少有遲延以失機會
請以上諸條更爲磨勘著實舉行以補國計以濟大事
何如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七

者不論近世中原無爲鏡自倭寇浙江始得其法戚啓
光以此訓鍊數年之間反爲中國之技遂以勝倭由是
觀之人性不甚相遠而所習各異耳習慣而未成者非
臣等之所聞也又曰砲殺手臨戰棄其所執之物畏怯
而走射士雖欲追擊而砲劒積路不得進去云我國自
變初以來未嘗以砲殺成陣一戰祖訶此言未知何指
若云我國人情本皆怯見敵善走雖有利器皆不可
用則射士獨非我國之人而獨能勇進乎是未可知也
其曰揩紳閭閻莫不以砲殺手爲一笑場此果然矣天
人性狃於安肄習俗痼於因循當此危亂之際尚以前
日之陋見試嘗創見之事浮議紛紜喧籍中外雄唱雌

和白端沮撓而有識之士反爲之揚瀾鼓波以助其勢
可乎大抵世運有興替之機聖人隨時應之通變無方
故黃帝鑿山通道未嘗寧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足至於胼胝所遇之時異也若
曰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結繩之政足以治亂桑
之緒欲撫手無爲儼然高居而坐消南庚之變非臣愚
之所知也夫以我國於倭賊非有開釁之事亦非有致
寇之失特以二百年昇平之餘軍政不修紀綱弛廢器
械不利行伍不整約束不明士卒皆荷鋤農畝之氓耳
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辨旌旗之色身不知坐作擊刺之
爲何事猝然遇強敵相角將不知兵兵不知風蒼鶻

唉土出朋尼解以至於此今於破滅之餘所當懲創治事
圖忠深患一新頹圮晝夜征繕君臣上下若大谷小腐
心抵掌愛惜寸陰以復讐雪恥為心可也而顧日鍊兵
非所急亦見其活遠而不適於時務也至於私賤為軍
之藥自近日之習論之則誠有如此言矣若以天下公
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我國本來褊小其間
分為兩班常人貴賤有異而所謂私賤者日滋月盛千
萬為群一無所役而良民則役煩賦重不能聊生漸就
耗散卒至中外人物盡歸私門家家有公侯之奉而公
室無民其弊不但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而已故先賢
亦欲行限田限奴婢之法其慮遠矣今社稷墟矣生靈
盡矣國家於是計無所出艱難收拾數十千百之卒以
為訓鍊禦敵之計經年補綴不成模樣草草軍容艱虞
溢目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識之輩注注厭其
奴僕之他役張皇辭說鼓動異議無所不至夫以張巡
許遠守睢陽烹愛妻殺愛奴以享士彼皆仁人君子也
亟多不敢妄殺獨忍於所愛之肉豈人情乎誠以國事
至重其他有不暇顧也與今之愛惜數三臧獲欲敗國
家之大計者其賢否如何也若以為賤人不可通仕籍
則衛青出於奴僕日磾奮於降虜後世未聞有非之者
且稱其人才為盛亦何耶三國之時我國三分高勾麗獨
有西北一面而隋唐之後遼東白巖安市等城皆有數

萬兵延壽惠真以十五萬兵救安市高麗時尹瀣之征
女真姜邯贊之郤契丹鄭世雲之平紅巾皆用二十萬
兵而我國則自　祖宗以來雖出師甚盛一不過萬餘與
其積衰寢弱之勢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遇非常之變不
爲非常之舉以爲變通救時之計而必曰舊習不可變
衆情不可違是欲以粱肉治病而以裘覆濟河鳴呼此
可與識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末端所論治心持敬之法
儼然端拱望之如天帝方寸冲虛夜氣充溢等語皆是
儒者之論頗切於根本之學而其曰唯聞鳥鵲之聲風
葉之韻者亦涉於禪家枯淡之病若夫帝王之學貴於
經綸必須本末兼舉體用該備內自心神性情之微外
及政事施措之間循序條達精粗巨細無一不貫大則
經綸六合小則密勿秋毫然後方爲明體適用之學而
不歸於有體無用之譏祖訒之見似未及此然一言之
善足以資益於虛受之量自　上更加體念因其所已
言者而推廣其所未言者則消滿之徵予無有禪於河
海之深矣臣等與言頗費辭說未免爲不急之辨但近
日群議方興而此論爲之立幟轉相倣傚恐至誤事不
得不稍加明辨以曉人心其他侍衛虛疎之弊實出於
憂國慮遠之誠令兵曹整頓禁衛嚴飭鹵簿勿使如前
疎漏宗室武士不欲爲爲鎖刀槍之技者　朝廷不必
驅脅强勸以增鬧端亦令兵曹精加抄擇取其自願而

有望於將來者爲之其年紀衰邁氣力不健而心不頽
爲者一切汰去改磨鍊施行稍息紛囂更求實效何如
措置防守事宜啓乙未
臣父病昏塞且不聞外間事但病中默念賊謀難測春
汛日迫寒心之事不一而足謹以思慮所及者數條撿
旨　啓逆辭無倫次然伏乞　下備邊司擇其可行者
行之末端用人作事聽言等條頗関大體亦望　聖明
留神採擇
一倭賊或云有去意然以臣所料此賊動大兵留連
異土今已四年而不歸其心必有所大欲者所欲
未遂恐不容易捲退　天朝許封而未准貢賊必

更有所要不得則復肆衝突此事勢之無疑者如
是而姑退則是乃萬一之幸意外之事非大抵古
所謂羈縻緊者只欲持循時月之間而我得以爲計
若但恃羈縻而不爲之備則是羈縻不足以誤敵
而反以自誤也臣親近日中外人情及閫邊將士
之意未免以成敗付之　天朝憂貿而自已所當
爲事全然放倒悠泯泯倘使賊幸而渡海在我
蕩然之勢無一收拾兵無一糸何難況元之渡海而
衝突在於明夕則將若之何願以此意剴爲申飭
元帥以下日事措置設設如救頭燃毋得少有弛
懈以誤事機凡各任事之人一體驅勵趨公事赴功

俾有成效何如
舟師慣戰諸將近多換易將不成操令日之勢
無論賊退與不退皆當以舟師爲重賊不退則有
遮遏邀截之勢賊退則陸地防備數倍矣將不能
措置必以舟師橫截海口然後內地等應之事可
以成形故曰無論賊退不退而以舟師爲重也元
均勢不可仍留而鬪前順天府使權俊爲舟師中
衛將終始在陣頗諳水戰之事云今既放釋令速
下送于李舜臣陣中仍舊定將其他偏裨之屬事
定間勿爲移易且近有宣傳官自閑山島來云舟師
格軍飢餓已久面無人色不過一二月將盡死而
前年死亡之卒骸骨堆於海邊云極爲慘惻常時
水軍之立防者皆自備糧今則一去而遠代無期
拘縶於船內瀕飢飲鹹水糧絶無可告語國家於道
路流離之民猶且發倉賑濟而況荷戈赴戰之卒
坐視其死而不救可乎全羅道沿海郡縣雖云陽
敗然如光羅州之邑倉穀尚有餘儲前秋所捧還
上亦必有之若令統制使李舜臣從事官丁景逵
次知關報巡察使以船上吏急發一二千石以救之
則軍卒庶可延命於暮月之間此邊亢當盡力於
屯田生穀之事以爲繼糧之計不可憊憊度日更
失其時也前年李舜臣狀 啓使丁景達爲屯田

未知所出幾何今年屯田仍使景達悉心措置如
近憂監牧官羅德峻等前年所出之穀並取以爲
種子若開山島近處有可耕之地則不戰之暇以
其人防之軍什伍爲綱多種黍粟而海邊可
耕膏腴之地多設方便或聚被虜逃還之人或嶺
南失業之徒皆可爲農軍而耕作矣丁景達能任
此事與否未可知但事變初景達爲善山府使終
始不離境土頗有軍功不是罷軟不勝任之類況
李舜臣軍中既有從事官沈源河則景達雖專任
屯田之事而責其成效固無所妨以此意慫慂下
諭于巡察使洪世恭及李嶼臣等處何如

一有東萊等處出入體探義城人蔣浚琬者來言倭
賊聚合我國流民被擄者千五百餘人前年定爲
農軍每五人給牛一隻使耕種於東萊釜山之間
而秋收分數云極爲可駭又聞業叅將自倭管還
言金海島中我國之人無數聚居見唐將問封貢
事成不成其中有欲隨倭渡海者云尤爲駭愕大
抵民失常性唯便利處是從而倭賊多般誘哄使
爲己用故數年之間愚民迷不知反至於如此此
非小慮也自古用兵搶攘之際專以人心向背決
成敗我國將官及守令等自前無意民事視之如
草芥今雖當危亂之極而此習猶存不加存撫到

處民皆蹙頞恐詈自賊中出還者　朝廷雖令極
意撫恤而各道皆不用意飢餓流離無所止泊注
注還入賊中相戒不出至欲隨賊渡海令人傷痛
不能已已成大事者以人心爲本豈有使人心如
此而可以濟事者乎臣嘗以爲南海一境土廣且
腴而舟師遮其前如金海昌原及左右道陷賊之
民自拔來歸者慈憂於其中不足則分處於晉州
興善等處與以農牛穀種各有生業則一二年其
數不可勝紀而賊中傳聞者無不來歸若我民盡
出則賊勢自孤利害所關豈不大哉而言之爲居
無一奉行或以爲種子難備此甚不然南海距湖
南海邊諸邑特捐望地苟發皮穀水陸種三四千
石以注來船使輸到南海特數日間事秋成之後
或取其三分之一以爲軍糧而其餘令自食軍民
無資利無大於此者皆目視莫肯下手注者已矣
今別爲事目下送于元帥及兩南巡察使統制使
水使等官盡力爲之無使失時宜當唐將所謂金
海之民意是鳴旨島居民此島之民前者有出見
監司而願爲歸順者今或別遣有心計者一人多
持免死帖下去與巡察使都元帥相議分遣本土
之人多般曉諭稍稍刷出何如
一慶尚道諸鎮軍糧及調發軍卒之事久無頭緒今

洪履祥頃爲條理整頓不至如前紊亂然軍數似
少軍糧亦不敷當此與大敵相對之際本患衆寡
懸殊若又散遣則難以成軍大槩今日之事當計
軍而備糧不可因糧而減軍又當聚糧於內地取
軍於防所益慶州尉山及東萊機張密陽之民皆
慣戰之士今只患無食如有食則旬日之間數千
餘兵立可召募賊中逃出之人皆可爲兵而內邑
之民除表表勇健能射者外其餘可以專意農作
計無便於此者此意前雖知委今更下諭於元帥
及巡察使從長施行何如

一大丘當直路而且居一道中央且清道之間土甚
肥饒今年若大張耕農招集流散可以成鎮而爲
後日之圖新府使朴弘長乃藪長之弟武士中有
名者勿使他務專意保辜本府之事而令巡察使
別措農牛種子勿令寇乞且於清道密陽山村要
害去處依京畿例別設屯堡以本處勇力幹事人爲
屯長且耕且守賊至則互相犄角使形勢連絡以
通本右道氣脉事急急下諭而宜寧泗川固靈咸
安等地今年勸民耕種或爲屯田事並一體十分
措置無失其時何如

一近日屯田措置等事但爲於他道而慶尚道則只
尚州一邑外力未及他其實慶尚道比他道尤重

鳥道下聞慶咸昌及秋風嶺一路善山金山開寧
土地尤肥饒並令一掾急急措置農牛穀種以忠
清道所餘者推移分給俾無失時何如
一萬一賊退而慶尚道諸邑蕩然民人捋步雖欲措
置邊務誰與守之今劉營刷出五百餘人在義州
若不加存恤不日將漸減無餘矣訓鍊都監使屯
田官衙潤召集此人為農軍作農於定州薑田此
甚善策如此團聚不至散亡事定之後自當還復
舊土分處海邊其與入他道之民以牛者其效倍
萬各別下書于平安監司賑恤俾無捐瘠何如
一蠻夷猶夏坟幸為將此言何謂邪蓋云事變賊意
則不可拘常應之也蓋用人之道上貞廣而不貴狹
故云立賢無方周公舉士必先白屋下此始管仲
相齊舉鹽二人晏嬰因一言之善而薦其御者為
大夫後世羨之今世用人必先論門地夫門地果
能擊賊乎西漢入才之盛論者以為多得於郡縣
晉吏自魏晉以降始有門地之議政教陵替職此
之由前臣於此又有感焉世治則賢才在上而野
無遺賢故庶績咸熙而頌聲作世亂則在上者未
必皆愚賢在下者未必皆賢武氏尹氏仍叔
之子皆門地高顯之人也而其時如儀封人沮溺
荷蕢之流皆沉淪於冗畢之位嘆息於隴畝之中

世道陞降此其大機大㫐勿論門地輿賤流唯實才是求而已史言商鞅之能亦只說覈技賢才不拘賤微隨才授任各盡其能其為定一時者所長唯此耳今 國家值前古所無之變其所以救之不可循常守舊他書皆然而用人一事尤重且臣觀我國人多用南方之士西北則絶無而僅有其實西北亦未嘗無才也特以地遠而鞏援之勢少也變故以後七方糜解 車駕西幸平安道之人奔走供頓竭其心力調發軍兵輸運糧餉迎道已大兵卒以此收復諸道其勞甚多而即今無一人立仕於朝者注注有所希冀而來者莫不失望而歸夫

如是何以慰一方之民心而為將來之大勸耶臣請令該曹廣加搜訪可用者與咸鏡道討賊表表之人間間擢用使人才競勸而無問於南北何如一倭賊興我有萬世必報之讐今雖因勢力窮屈未免興時消息而其報膽必報之念不可頃刻而弛也然須能口亦不可空言無事而可為也必內有堅忍之志外有悠久之政君臣上下斷斷一心先立規模以久遠為期如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間一念無所作輟待時以動此是什麼精誠什麼筋骨若志不堅謀計不先定游移前却無所歸宿朝從甲者之言而行一事暮聽乙者之說而廢

其事今日向那邊做明日又向此邊來實功施於浮談細節妨於大體代翁代張作起不什雖後世終年而不見一事之成矣大槩作事必謀始既已爲之則必要其成倘或任事者不得則寧換其人不廢其事然後可以見效我國之事不能耐久近者一二月遠不過一年無不中廢而考績勤懲之政一皆虛僞若此規模仍存事無可爲矣前年各處屯田及監牧官已令於秋成計其穀數多少以行賞罰若該曹詳考勤惰其有顯效者慶嘉而使仍爲其事責其成效其不能者汰去則法信於民而人心勸懲今年得粟必倍蓰於前年矣請命該

曹相考元初事目施行亦信賞必罰之一端也

一書稱舜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斯二者似相反而實則並行而不相悖蓋博取於前而精察於後聽言之要也取之不博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而下情有所不通察之不精則詖邪適誕安杀莞雜揉而心志爲之搖棄至於群下所陳利害得失相半亦當參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惟在於　明鑑大度之中權衡先立不至眩亂而已虞書又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進人之道固當以言爲先然言之而無實者亦有之故以明試以功繼之如是然後庶幾循名責

實蓋爲不齒而治道立矣不但就一人一事上言之大槩如此伏惟 留念何如臣不無所欲言而病中氣力之不能成文所陳惟此皆近日談論實係獻芹之忱敢此書啓

請申明訓鍊都監勸課之規啓乙未

凡事得其要則理不得其要則亂理則日見其功亂則日至於懈天下之事莫不皆然況軍政事乙重者乎都監當初設立之意勸課之節頗有其要大槩嚴部分而重統屬申連坐而明責成故人情各自勸勵能使爲合之軍數月之內幾於成才未久此規漸廢軍政似乎紊亂臣等亦常以爲慮今承 下敎不勝惶恐前年設立初以砲手分爲五部每日諸部各率其軍私習於其處而堂上日引一二部輪回校閱於都監既畢校其各部成才多寡之數下及旗隊總皆行賞罰故部將及旗隊總以下惟恐所統之軍不及於他人而被責爲晝夜遑遑淬勵未已更變潛不精而技安得不習乎且堂上逐日校閱者只一二部則無紛擾雜沓之弊有點視精約之益苟能堅持此規晝夜施行則鍊兵之事忽過半矣近日都監之軍非無部分也堂上非不訓鍊也特其條理少疎而勤課不明也由其如是故哨官以下態慢汎汎不以訓鍊爲心諸哨之中九軍亦成才多寡及敎訓能否皆未分別旗總總隊總亦朝夕遞易務令移

去不復以統首訓鍊爲務惟此一段大綱領如此故凡
進故兇猾之事並作進退之節亦從而流誕如行雲霧
之塗漸至迷誤使其心嚴急則懼不行事詳細則意此皆
臣等任事不勤之罪固當加罪受其罰然聖上趙儆
其於訓鍊之事幾乎治人始寫兇推為以警其慢而
其哨官旗總隊總各以輕重論罰以甫人心何如

請倭奴已盡撤還上既撤還累人
近日臺諫及外方倫生連上疏言已盡撤還累人
寃濫之事且引寒朗論請並徵一節責朝臣之不言臣等
當叩頭慚謝之不暇何賴更有論議 國運不幸逆賊
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方徵事之始起也自 上已慮有

波及之患以王石俱焚為戒 德音屢下若使其時當
事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澈問明辨以滑其虛實輕重
之情不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則除元惡大憝及律
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游而未知逆謀者及一再
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風聞者皆當次
第伸釋使情罪相稱若是則人情大服而寃枉滑俾之
是之謂天討亦所謂王法而當時則有不然者其源實
出於近年以來明逆分裂形色彼此所謂一邊之人既
假此以為收司連坐之計故其投合時好希望風旨投
疏羅織者捐績於公車之下而上自士大夫下及韋布
之士動足擢手舉在指目之中少有一言必陷於營救

之罪所以三年大獄寃楚萬狀而無一人以事狀徵聞於晃荒之下此則群臣負　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初自　上不待人言渙發綸音除逋賦以應連坐外悉開放釋之門　天恩大霈幽寃盡洩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萬世之本者實非偶然也誰其知是故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如崔永慶鄭介清柳夢井亨黃鎧等未得一時昭雪永慶則特出　上命而臺諫繼論既寫洩寃又加　贈爵凡在聞見孰不感激而介清夢井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被罪有先後而其爲寃枉則一也介清則於湖南入中充有名稱平生以學術

行撿自任而因偶然一篇之著論以至於滅身宜罹德潤輩千里畏忌叩　閽訴寃也大抵大兵大獄漢唐之所以亡國也故大獄之後必有大兵理所然也今則人心懲忘於既往那命一新於將來匹夫匹婦若含寃於重泉之下而不得見白則幽欝之氣亦足以上干天和而爲國家刑政之累非小事也臣等之意介清夢井黃鍾等特　允儒生之疏悉加伸雪而此外未及舉名於疏劄者亦多有之依壬辰　下教法當緣坐外悉爲開釋之意令義禁府詳細開錄從其所坐輕重一體宥釋使解網之恩普被於窮泉覆盆之下則其於維新之政所補不細惶恐敢達

請出京畿道右防禦使啓丙申

近日竊聞各道鍊兵之事久未就緒者以聚軍一處則糧餉不足以支給遠處之兵又以運糧注來爲苦故也臣於所管地方略爲便宜鍊兵之規自京畿始以道內郡邑量其道里遠近民居踈密防守形勢分爲四營名爲京左京右京前京後京左則於龍津設營而以楊州加平抱川廣州驪州利川楊根砥平之軍屬焉京右則禿城設營而以水原南陽仁川通津富平金浦陽川之軍屬焉京前則擬於龍仁石城設營而以竹山陰竹安城陽城振威龍仁果川陽智安山之軍屬焉京後則擬於坡州山城設營而以交河高陽連川朔寧麻田坡州長湍永平開城府豐德之軍屬焉一營之中統五司一司統五哨如龍津營則以利川爲前司驪州爲左司楊根砥平爲中司廣州爲右司楊州加平抱川爲後司平時各在其處操鍊而有時五司合爲習陣於龍津校其各哨軍人成才多少而哨官以下差等賞罰他營亦分部之規大槩依此矣之各邑所屬哨官先爲分受糞標一面而去各哨所屬里面之軍今已抄報成門軍人之數五千餘名而時未抄報者居半以此計之則京畿應鍊軍兵之數終至於萬餘矣但兵家要務在於將卒相知不相苦易日先圖結如手足臂指平時既使此人操鍊臨急又使此人用之然後可以責其成效臣觀京畿之

勢東則上流防塞之地爲重南則竹山陽智直路正當
忠清清州兩路交會之衝故注日壬辰之變賊兵由此
二路而進今日措置之勢當分左右道各出防禦使一
人分管列邑之兵以左京後使一人統之京前京右又
使一人統之責以操鍊成就之效觀其能否而賞罰焉
然常時長在道內則不無支供之弊使之留住京中時
出巡歷校閱軍士有事則兩防禦使各自整飭所部分
屯把扼以壯畿甸根本之勢若是則事有統領而軍政
不紊左防禦使則已有過應星矣右防禦使可當之人
請令僉邊司同議極擇差出俾於農務之前略成規模
爲當

請推治柳永詢尹承吉啓 丙申

臣既受四道體察之任凡各道官吏自監司以下所行
非法及措置乖宜等事皆當隨聞 啓達糾正慾遠以
肅頹綱益監司者守令之網朝廷先責監司而監司責
守令乃是體統當然也近日體訪得黃海監司柳永詢
不能約己奉公爲守令表率頃者因其族親之有登科
者大設慶宴於私家分定宴需於列邑馱載往來多有
民弊云當此板蕩之時一毫不當擾民而緣私點弊極
爲駭愕且其家屬公然留置於道內似若不聞朝廷之
有法普身爲方面紀法之主而不自謹慎其何以矜式
道內有所彈糾請柳永詢爲先推考治罪平安道各邑

軍兵在前監司李元翼時已經訓鍊部分有定不可移易而自元翼遞來之後守令私自減除換易太半傳聞成才砲手殺手莫不納賂圖免云臣連以文移使之上送軍案而至今未到此則非監司本營之軍為然撿飭守令乃是監司之任而監司尹承吉政令不行約束弛廢使之如此亦不能辭其責臣固知承吉自前盡心職事非怠慢之類然不可不隨事示警以肅其餘請子永古並為推考

同備忘記論平安道措置事宜啓　丙申

伏見申忠一書啓　下備邊司備忘記及今凡千防備盡力措置必修築山城積儲器械練兵鎮堡之不可守者改之勿以姑息而憚焉形勢之可以據險者築之勿以新設而難焉守令邊將不可不擇差猶士軍民不可不撫循罔晝夜規畫當力以待之或不免於鯨吞豕突之患未可知也此係都體察使所管地方不可尋常泛泛會議而已　膚笑所及至於如此臣等不勝感激敢不遵奉施行平安道江邊一帶接連北虜慶興至義州不過六七百里而皆襟山帶江之險若能撫集軍民勸課耕種修葺城池器械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則虜勢雖強不至為吾患不然則雖鼠竊之徒猶不能穩之況於大賊乎中原地方自遼東迤西高築烟臺深掘壕塹或五里十里相望不絶故虜騎近境無不先知渡河以把截邊

擊我國則烟臺墩堡邊上城池之制皆不成形注時金
應瑞爲高山里會使時燒毀高設烟臺二處至今堅固
故江邊之人恃以爲固今亦依此更視形勢緩急之處
或改築或新設使形勢連絡達於義州則邊塞之形自
固矣至於內地則龜城最爲要害此地舊有山城形勢
甚好云可以隨便修築以遏虜衝安州正當熙川慽川
嘉山三路之會前據薩水之險爲一道形勢之地但城
制太闊故前者移文于本道巡察使使於今春以道內
僧軍及三浦水軍之入番者進築矣肅川上城之制大
小適中前臨平野四面無俯臨之山若漸次修築建置
城門多造輒麕爲二可守之處則亦可以保障平壤而

策應安州勢甚便好此則不可以時月成之當蓄力待
時可以有戍也郭山山城昌城青山山城舊有倉庫以
爲儲穀之地而今亦仍存但城不修築事變之際不可
得力此亦量力並爲修置爲當大抵戰守之計不過於
糧餉軍兵城池器械四者而已又必以人和爲本　聖
教守令邊將不可不擇至於將士軍民不可不撫循者誠
爲經遠保邦之要道臣自受　命體察以來雖於本道
巡察使亦使處再三申勅而若聞有此　教則必應更
加盡心請以　傳教之辭下書於巡察使亦令吉兵使
遍應星而上項城池守事則　啓下後又臣當行移知委
使之施行矣且申忠一書啓內書曰此賊憑山越邊設

鎮云此言極爲允恃北道形勢亢甚三邊諸將繫於其
慶則亢無保守之策力亦並　下七語子武鎮鹽司洪汝諄
南兵使邊良後使之先事措置何如

分付黃海監司李廷馣道內防守事宣啓　丙申
伏見　下備邊司節目忘記西方之事乃前管地方之當
孟爲經理黃海監司李廷馣下去時諭渭以遂事民於
黃海平安道之事未及巡審措置之事雖難懸度而然其大
緊則亦頗領略頃日在備邊司與李廷馣相議則廷馣
之意亦與臣見相同黃海一道形勢所重尊在於江陰
往年倭賊西下時於興義驛及江陰置陣以爲形勢蓋
以興義則政當脫弥谷吾助川兩路之會而江陰則又
豐川白川延安海州襟喉故留軍防守以遏我兵之掩
襲然後始得連營下其知一道形勢也如此廷馣言
及施行云今此措置之事惟此一款最重興義雖未能
前在延安時當狀啓請同修賊壘以爲攄守之地而未
并舉修築而江陰則先經理設爲鎮守之地若有事
變則使大軍來駐人皆猪灘東西兩峯設爲木柵爲別
屯以守之則直路及山路之路皆爲斷塞賊必不敢
由西下如此然後海州延安白川次第守固黃海一道
可以保守江陰殘破已甚亦曾爲合并今必欲還設者亦欲
漸次完聚以爲保障一道之計今當重盖編制爲擺撥馬
等事次第民力又以道內七浦水軍防歇幾盡除當

一二網捧其當亦以爲便又以其力修護撫畺不足則合道內僧軍輪次赴後則無不成之理然必須得道內人士中有計慮可幹事且委任責成可以有成延麟之意則欲以白川入趙宗弘爲之臣之所見則鳳山居前監察李翥亦似堪任令李延麟下去後若見此二人擇定一人馳啓施行爲當此外平山山城并當修築以壯直路形勢延安城子亦當於春和後漸次修繕涯日之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若論城制則固多齟齬不可以此而擬防大敵也山上別爲木柵事備邊司已爲啓達矣城堞亦不可不爲增築近日都城南大門城上葉游擊所造堞制甚好令延安府使南宮憼上送解

事軍官見其制度下去以其邑守城民丁不計日限次次修築如翼城鋪砲樓等守城諸具一齊完備然後臨急可無蹉跌也臣於壬辰在安州適逢慶尚監司金誠一差人通書以爲倭賊若以大勢再犯晉州則城不可守急須先設砲樓可以制敵誠一聞臣之言即爲覲自巡城欲造砲樓八處材木已具而不幸誠一病死終至於晉州失守以此知城制之不可不修也如此人情狃於目前之安不念將來之慮雖有所當爲事或以少勞停止或以人言中輟及其倉皇之際悔無所及今時則寒泣政極始役甚難立解後漸次爲之至誠曉民示以生道則民豈有不從者乎此意更加申勑守令使民以

期永久之利爲當海州本邑城子堅完倉庫軍民皆在其中迂論之意欲自守本城而山城則定別將守之與意亦似便宜本道分軍屬於首陽山城者二千三百五十二名屬於海州本城者二千五百四十四名與乃東伍之軍其外餘丁及老弱之可以分配城堞者亦多出身逸兵又不在此限軍數則非不足也只在常時鍊習勸奬結之以恩信明之以約束如何耳營將把總哨官以下能不能更加考察一依前日分付毋得移易變遷使軍心有定而期於有用此乃監司之事也瑞興山城在一道直路山路之中央形勢險絶中有倉穀頗饒聞府使趙廷堅力於措置稍得成勢將爲兵使留屯之所如有未及成就者更加勸督期至成就爲當臣觀諸道古蹟兵亂之際居民避兵之所無處無之今道內山城之修築者有限遠處居民勢難扶携盡入於其中既無所歸則雖欲清野而勢不能得陸時黃州之民上舜山避兵與與賊陣相望爲陣無他兵器只以石車自衛而賊終不敢犯其時奔竄他處之民死者太半而舜山入守之民則終得保全其利害昭然如此故近日民心皆欲自成團結擾險爲禦墅賊來則入守賊退則散野處處如此則足成形勢而大軍參錯屯駐於其間時出救援民亦有所恃而不至潰散此真今日保民禦賊之善策並爲觀勢曉諭施行爲當備論軍糧措置器械尤係緊要設

栗豐川兩邑臣曾定都會使打造軍器而所造不多脫有諸處備禦之事無以應用如海州黃州延安邊安等邑稍有財力處幷定都會監官多造弓箭逐月計數置簿以爲分送各處之計此等事摩厚釀處並爲言送何如

率百官伏閤啓 內申

伏承 下敎臣等相領震駭不知所達自 上發前以此一事 下敎臣等者今已數年於茲矣臣等區區之意亦已徹聞於 天聽者非止一再群情所悶時勢所難固已無不 下燭而今者又有此 敎辭旨痛切臣等非徒不忍讀亦不忍聞只棄肯痛泣而已當初臣等請先封世子者乃其事理之當然也 天朝既未即許冊命未下則傳禪固所不論雖攝政之舉決不可行之此理勢之甚明者也況國勢艱危寇賊未退人心渙散變故百出當此之時雖奮志勵精日不暇給猶恐不濟此豈 聖上謝絶人事養病自逸之時乎非徒臣民萬姓之心因此而莫不欲然雖 祖宗天地之期望於 聖明者恐不如此也自古國家之勢有中衰而復振者又有一敗而不支者其幾在於人君心志之自強與否在中國者不論如高麗時顯宗亦因契丹之亂去國南幸其後卒能修明政教攘斥胡虜汎掃陵寢鞏固基業爲麗代盛德之主皆自顯宗之尊而爲之何嘗以一

敗之故而過爲遜避如今日勤之時雖顧神養性而自不妨於酬酢萬機何必爲謙退閉以孤 祖宗之托以缺臣民之望乎東宮誠孝天至每聞此 教遑遑問迫或累日廢膳因改禾寧臣等亦以爲悶焉伏乞 聖明俯察微懇更加三思

又

命令不下下情不達今已四日矣臣等驚惶悶迫而誠愧排闥勢阻率裾大小臣僚及都城愚下之民以及四方傳聞莫不震驚數日之內奔走遑遑不知所出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時自 上雖不察臣等之忱獨不念 宗社國家之事乎人事天道與之相應即今乾象告警大陽虧明景色愁慘百僚搶泣臣等不敢多有辭說益觸 天怒區區之誠伏願 垂察焉

又

臣等與滿庭百僚伏闕待命今已五日而未得 聖旨群情聲聞心腑皆焦無所因極今者始承 下敎如戴盆之人仰望天日而失乳之兒得聞慈母之音悲喜交并不覺涕泗之汍瀾也 聖意痛切臣等承俯諒如其時勢不至於如此而事或可施則臣等承此 嚴切之敎更有何說於其間哉今國家艱危已極若不及時收拾匡濟則事有不可言者自 上雖欲謝絶人事杜門養病之將何地而

行 聖志也且又有大不可爲者我國以冉封之事三請於 天朝而未即見許比皆以待後爲言今不竢 中朝之命盡付國政於世子而 脫從萬機則 天朝聞之得不駭然而致詰爭端是而中間交亂之徒造作訛言將無所不至則國家之事將有大可憂者矣臣等雖不敢明言而私竊悶焉自 上不可不深慮也大抵凡事欲速則不達小事尚然況莫重之事乎自 上雖有此意所當相時量勢竢國事少平 中朝罷命又下從容處之則勢順理得斷無後悔而羣臣亦何敢終咈 聖意乎昔 太宗欲傳位 世宗而群臣盡言極諫擅近至以爲 中國必詰之曰爾國受 帝之命以承王爵今不奏請私與其子是何禮也必召執政以詰其由然則曠廢隳由此而滅矣云云 太宗之世權近猶有此憂今之時何時也凡事爲之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深思終有莫追之悔臣等雖愚劣當此大事思之又思夜以繼日何所不慮而敢爲此言乎伏乞 聖明更加深察焉自古儲宮於問安視膳之暇參決庶事則有其例矣 神氣或倦有時使東宮注承 命參決未爲不可此則臣等前已啓之何必名爲攝政而盡舉軍國之務悉歸東宮然後可以頤養 聖躬乎歷觀古來國家之變起於微忽而終至於不可救近日宮門深閉 命令不達庶務停廢大小緊開

之事皆不得入啓入心涵涵遠近驚惑變故之生當在
朝夕臣等寒心切骨不知所處 宗社國家之事非
聖上憂之而誰復任之也臣等意所欲言者不止於此
而情阨辭蹙不能盡達惟望 聖明少垂察焉

又

昨日 特下聖批開示 聖衷洞豁無餘臣等聚首感
激且泣且語以為 聖明之待臣等有如家人父子臣
等之告 聖明何敢為一毫矯飾之辭乎夫調攝 聖
躬庶幾無疾者臣子之至情也今 聖上憂以優閑養
病之 旨下諭於臣等而臣等終始悶迫不敢承 命
者是豈臣子之情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自 上既以大
臣之事責臣等臣等知其事之不可行而迫於一時之
嚴命苟相唯諾終至於國事大誤則臣等萬死之罪
固所不論其於 宗社國家如何也自 上每以為自
古儲君之攝政多矣今日之事豈無其例然以臣等所
聞言之則此乃天下萬古至大至重之事而不可輕舉
者也三代以上遠矣不論漢世四百餘年間無此事唐
宋時亦罕見而僅有然皆非無故而為之也至於 皇
朝二百年來亦無此事中國之入國以此為非常之舉
也我 太祖太宗乃國初之事草創之際不可援例
於後日唯 世宗朝事稍可為據而此亦先為請封
世子於 天朝得其 聞命之下然後從容處之而當

時群臣猶極力爭之　太宗屢發而屢止　中宗末年亦欲以國政歸於　仁廟其時相臣鄭光弼率百僚血泣爭論累月而終至回　天以此觀之則此舉果是無故常行之事乎　聖教則以為非難事而臣等之意則天下之至難而不可輕舉者莫重於此也況今日之事與前世之事懸絕不同東宮將命三請於　天朝而未　聖上乃於與賢即以國政歸之於東宮大事小事咨稟而後決焉其為重大之事與世相忘者則　天朝聞之得無疑其激於將命之未下而遽有是舉乎若是則自　上見疑於　天朝無以自解從前恪謹侯度欽承　帝寵之意歸於虛地此其寒心者也不然則

中朝之人卒聞此事莫知其由疑我國有難處之事而有此舉訛言傳播天下紛然或至於詰問其由則在庭之臣亦以何辭可解於　天朝也若是則國家之禍將自此而始而此時　聖上雖欲悔之不可得矣顧　聖明以責臣等者反察於　聖躬平心以思則可知臣等之苦言悲懇亦為國事而非出於私意之反惑也至於疾病調養之方則臣等亦豈敢不慮乎常時　聖上燕處深宮藥餌調養無所不至而及其事變之初自京徂西跋涉數千里暴露風日蒙犯霧露臣民孰不為　聖躬憂之而數年之間　玉體平和別無大段愆違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也蓋天地神明之所扶持　祖宗之

所陰隲四方萬姓之所禱祝者有以致之此豈杜門養
病之效乎以理言之流水不腐户樞不蠹過逸非調病
之道不息誠養生之術人主一身當以 宗社國家為
心 宗社安則人主之身不求安而自安矣且燕息之
節弛張之道自不妨於聽斷之際此事臣等前亦屢屢
啓達如值機務兼擾 聖慮厭煩往往使東宮於視膳
問安之暇承顏順志參決庶政則 聖上有諉諭之樂
東宮盡怡愉之孝臣民萬姓所共欣悅而勢順理便更
無妨礙是則雖無攝政之名節宣 聖候之道亦在其
中矣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勿令群情久鬱遠近疑惑
臣等日夜所望唯在於此也迂臣久不得瞻望 天顏

侍從臺諫晝夜伏闕而未承 下命百僚遑遑民情洶
洶氣象之愁慘國勢之岌嶪日以益甚都城如此外方
可知臣等悲痛填臆籲籲無地幸因 聖教之下敢此
冒昧瀝無倫次愛君憂國之誠實出肝肺如此而未蒙
鑑察則鈇鉞之誅實所甘心伏願更加 憐察近日
中外群情皆以臣等不能排闥號哭牽裾切諫早回
天心為臣等之罪臣等悶鬱之情非不知出此而亦恐
天威益激微情之不達惟日伏闕庶幾 俞命之或下
昨日承此 下教又慮一日之間屢為煩瀆寫未安今
始陳啓臣等之徊徨踧踖進退維谷之狀亦可憐悶區
區寸誠只冀 天日下燭而已敢啓

又

伏承 下教為 宗社國家計深憂遠慮無所不至問
臣等愚迷難曉而 教戒諄至臣等且讀且泣不勝感
激之至凡國家處事勿論大小輕重在於上下情義之
相通故上意所在而臣下未能知之則必委曲而教諭
之臣下之言如有可採則亦當毋日月之明而有所聽
納然後群情慰悅而國事可濟矣今此 上教之事乃
是至大至重之舉處置之間少失其宜則國家之存亡
係焉臣民之死生決焉臣等雖極暗昧而固當千思百
度夜以繼日既為 聖上慮又為國家慮又為舉國臣
民慮其於利害得失之際實有區區之見故敢冒萬死犯

雷霆以擊之不然則臣等亦非病風喪心何苦而如
此哉我國之事非如天子之邦凡諸事不稟命下一國
朝而行之東宮門令自緣 中朝之故雖未命下一國
臣民之情萬也 宗社之托固已託於 東宮矣達之
子天下四方所共聞知且有金憲總督之例 命命昭
冯有如日星是雖不許門令而諸在在所有莫待時而
下矣何必遽為攝政然後人心可定哉前例儲嗣未立
之前臣民願望如渴如飢於 命建請公今此攝政之
命臣等不敢即為奉順者以其
時不可勢不得已有
所懷亦當盡達於 聖明伏惟 上既以 聖子為

年來無大不小之事一切不出於 上意此雖有之不
上當此艱虞之日遷延為 [illegible] 慶深宮則 天朝必以為
賊尚未退也益以疑之 今 [illegible] 命星使之回還 聖躬也何以有
此舉也此則真實當歸於 聖躬也世子之請當
初皆不致疑以為一詭便下而 中朝多為辭說必以
待後為言此豈意慮之所及乎天下之事出於意外者
每每如此今若遽行攝政之舉小事東宮獨當
而雖唐官之往來 天使之回還萬大之禮軍國之務
一切不出於 聖上則 中朝必疑慮之外轉生疑慮
互相傳說訛偽紛然至疑君臣父子之間或有難處之
事而如此則東宮何以自解一國臣民亦將置身於何
地也此雖未知必然而萬一有之則難籲天叩地而不
可洗之嘗也自 上既以聖意之所在慈為 下諭
玆臣等又以下情之所當者盡述如此伏望 深思焉
上近日 [illegible] 臣等 [illegible] 有所未喻者自古雖有傳襌之舉
而猶不無節目隆殺之異如天子 [illegible] 詔則太子不敢稱
詔降物之類是也今自 上既云攝政而至於 封下
諮字臣等未知落字 東宮當用之事舉措如此故一國
臣民之觀聽無不駭異萬口 [illegible] 洶洶不安臣等雖欲
銀台一院 [illegible] 可濟事自 [illegible] 東宮有泰然處政之事自
上試尚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之計國家之慮且念臣民罔極之情

兩從臣等前日之啓彼亦不宮然從容啟奏得以稟承行之而無此已甚過當之舉則事順理妥更無妨礙上則　聖上之心安下則東宮之心安下則臣民四方之心莫不安一舉而百事皆好　宗社國家永有磐石之安矣所貴於聖人之處事者以其不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人君一身宗社神人所依庇億萬生靈所仰賴豈如一節之士徒務潔身而與世相忘望然長往不返者乎古人陳戒於君有曰敬之敬之又曰天命不易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聖上今日之舉誠不可易而處之於臣等之言亦　勿謂愚迷而少加致察焉自上每以堅定　聖志為教夫固執在於擇善之後擇之不精則固執反以為害故古之明君必擇其宜於事理合於人情者而堅定心志不為人言所撓然後家國永孚千休而無後悔如或違事理咈人情必不可行而以為我志既定人言不可入則其害有不可勝言此　聖明之所當戒也臣等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得未死之前一望　天顏盡此悲苦痛哭之辭然後退填溝壑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　聖明憐察焉

又

伏承　聖批委曲諄至如此臣等感激之餘隕越亦甚幾務久廢亂將作上下相持已涉數旬國家之事不成模樣臣等亦豈敢不慮但此事反覆思之度實無承受

之理故曰復一日籲天彌訴幸而得 允則君臣上下有全安之望不然則臣等只有死而已更無他策悲痛皇悶不知所出伏願 聖上哀憐指臣等以生路也臣等涵濡 聖恩卯角於覆燾之中三十年於此一朝 聖上脫屣萬機欲燕處深宮群臣不得瞻望 天光其攀援戀慕顧少 臨登者固出於臣子至誠之不容已然若以 宗社大計言之則不過私情耳如使此舉順於事理宜於時勢有利於家國則臣等既蒙 教令可抑情將順何苦而血泣悲號分死不退至於如此之久哉夫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時也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成萬事順也事雖當爲而不時不順則適足以貽禍於國家而致悔於後日今此讎政之舉乃國家莫重之事天下古今之所罕聞其可以不時不順而有濟乎 聖批所謂國家安則予安者此誠至當之 教也臣等所願亦在於國家安則予安終始不得承 命耳萬一行此而種種難處不可收拾如臣等前日啓辭則非所以安 聖躬而安國家也至於除舊布新獻替思治之 諭尤非臣等所忍聞天道遠人事通國之安危成敗當以人事之而撥亂反正以慰四方思治之心者自 上獨不可任爲已責而必欲推讓於東宮乎臣等恐天意人心不如此也大抵凡事當以漸爲之一不可猝遽從遽則必有後悔自 上獻萬機之

日煩欲調養 一聖躬則今東宮近在一宮之內接見無時於問安視膳之職遜客 諭誨燕政之入使之參決而凡公事出於外者一以啓字行之則群下奉承亦無疑難妨礙之患而深合乎古人家統於尊國統於君之義永諸事理七順八安民情歡欣臣庶交悅雖聞之天下而無異辭如此而國事平帖人心凝固無瀆可虞然後自 上欲伸聖志臣等更有何言哉伏願 聖上念之察之臣等念今日國事危如累卵不測之禍未知伏於何處發於何時憂懼閴迫只欲早填溝壑而瞑無知覩臣等之情可謂威矣況逆賊之獄乃是係關 宗社推鞫得情不可一刻少緩而公事不踏啓字 臺諫亦以

失職辭避多日罪入滿獄而尚未鞫問其他隱憂切禍充不可勝言國事岌岌至於如此 伏願更加 深思以慰 郡下之情

又

伏承 下教不勝惶越之至古人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等以無國臣民之情誤祈恩已二十日于此而 聖明有所未燭而然耶 天聽邈然豈事理之明白昭晰而然也 聖躬未燭而欲其動容周旋於事切之義則天運於上然後四時五行宣其氣豈有入君門深居不過命令而臣下可以能齊

國事者不可如是也 聖上所慮固所不言雖使古之所謂大臣者處之亦不知所入 臣計也臣等亦有一箇人心共欲調護 聖躬初無警急之事而不容已亦非憂東宮之一疾而不念 聖候也第以今日之事若苟且將順則必貽後悔狼狽不可勝言緣故百出人心決裂莫愛將在於 宗社國家此時 聖上雖欲高居端拱不接人事超然於世務之外其可得乎然則 聖明之所謂調攝者寧非調攝之道而臣等之所逆者雖主於安國家慰人心而調護之方亦不外此矣國之有世子固將有君民之責也然謂侯之國異於天子之邦凡所處置不可自擅必待 皇命然後可以爲之今再命未下事勢多礙而遽行攝政之舉不復稟命於 天朝似若專行不顧者然則既非 聖上三十年恪謹事大之義東宮亦安敢不待再命而遽嘗一國之事乎萬一 皇上不以爲可而 天朝之議紛然而起則東宮與舉國臣子無辭可解於天下雖 聖上之心亦豈安乎至於啓字封下尤駭聽聞假使早晚東宮真有攝政之舉而啓字其可用之乎若然則國有二君而人紀紊矣天叙亂矣 中朝聞之其以我國爲如何也閭閻士大夫家稍有禮法則子弟猶不敢比擬於家長事無大小無得專行饋獻不及車馬不敢與賓客爲禮所以示民有上下也況國家之事至嚴至重豈可因一時之 命而草

莫行之以貽為世無窮之禍乎夫慶事絶物端居養性者乃山野間離世絶俗者所為人君上有宗社之托下有生民之寄其重如何而乃有如此之　教臣等恐聖上此言非國家之福也昔周世宗見陳摶問黃白之術摶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摶乃方外之士深於養生之術而所言如此人君當知所擇矣今生民為心若是則　聖躬不求安而自安而家國永有無疆之休區區匹夫養生之術何足道哉如此而時運向平事勢妥帖將惟　聖志之所欲為群臣更何言哉東宮舊慈未平又緣此事過用心慮證勢非輕甚為憂膚有極乎且逆獄曠日未鞫縣情洶洶事繫之可虞者又難以預知誠恐一朝國事危解君臣上下淪胥以敗而莫之救臣等月見此外景色痛心疾首日切庶幾之望然而請對不獲叩天無從則自分拍死於大庭而已伏乞　睿察焉

又

伏念　聖祖不勝感激之至有　上已念今日國事之不忍言且　欲聽汉但務及吾人之事注字區區痛迫之情蒸蒸而亦天地　祖宗之靈默相　上意然也溝壑臣徐淨開此教如蒞乎生慈喜文誼不知所達國不一日一日而無君父可一日而無君父可

事實貫前古之所不有國勢之危急一日甚於一日及今改圖則猶可救之萬一天意之回東宮終始而為寧謐之計則此時雖欲悔之已無及矣此臣等之所以泰讀 聖教而且喜且悲不能自已者也 聖上於數載之間涉憂勞之餘其致失調無乃權者誤護 聖躬之事臣等雖無狀亦嘗大馬之誠豈敢一刻而忘之乎然而禪政之事不敢承 命者誠以 宗社國家之安危決於此事之善處也 聖上雖欲靜居調攝有不可得故臣等不敢退而不敢停止者也東宮參決庶政之事近例所無故臣等亦不敢臆說考諸歷代史則其參決庶事也恪例不

同唐時肅宗使太子參決五品以下除拜則聽太子處決然而事多難便亦不能久行宗特仁宗為太子嘗開資善堂應副而其時則真宗遠風眩全不聽政故警時為此皆出於不得已權宜之計其後高宗又欲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其時名臣元昊厥害以為儲副之位止於視膳門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之便聊酌以歌今觀此數事而其事之難易可見矣然此則皆是天子之外事猶可暫為而為之非所以常也我邦則乃是諸侯之國凡事必請命於 天朝事雖可為猶必待命然後為之不敢自擅者乃是謹使度而惕息之風也今東

他慶而自　上樂國政而歸之東宮則非其職也假使
爲之當行時而爲之今不可爾以貽後悔臣等前後
陳瀆懇懇至此豈嘗忽計而怨哉誠恐後日有難
處之事而不可收拾也且以國中事體言之亦多妨礙
之事何者分國政爲兩歧其事出於　大殿其事
以奉行而事體亂矣且東宮專斷則於理不可稟　命
則無異於前而政院出納又可分說於兩宮幸此等曲
折皆爲難處臣等思之爛熟而無便宜可行之路事既
不可行而強而行之則其終必有不可勝言之患此臣
等之所以難於承　命者也大抵東宮問安視膳日三

進見以承　聖誨於怡愉之地而得以明習國家之事
以爲他日根基者此誠　宗社之大慶又而臣民之所望
也往在平時則東宮在於闕內故朝夕進見皆自闕內
爲之而外人有不得知今則闕內狹窄故東宮所處頗
遠於　大內而出入非便臣等每願事不宮近處一宮之
內接見無時而自　上萬幾有勞神慮或倦則令東宮
在傍參決不間於小事大事而　命令之出於外者一
以　上命行之則既無　命令雜出之患又無體統妨
礙之獘群臣之所以奉承遵行者亦無彼此難處之患
而事理順妥人情歡悅　宗社萬世之計實在於此此則
任　聖上處置之中初無難事而調護　聖躬之道亦

在於此矣自　上既以聖意下諭故臣等亦以愚見仰達如以爲未可則伏乞更爲委曲　下諭使臣等得以盡懷而　聖明俯加裁擇則國家幸甚不勝顒望懇祝之至

伏承　聖批不勝隕越之至今日國勢至危至迫臣等豈敢多費辭說故爲煩瀆乎事大軍務聽決之事已爲　聞　命此　聖上於臣民悶迫之請　宗社安危之計有所　照察而然也臣等所共感激但軍務之外如殺生除拜固入主之大柄而非東宮所敢擅擅至於機務庶政之間事雖微細亦豈有不稟而獨行之理乎臣等

嘗觀　祖宗朝故事　世宗末年雖令　文廟參決庶務而司僕正除拜之事亦稟於　世宗而爲之此事載於徐居正文集以此見之則世子雖參決庶務而事無不稟可知也且前日臣等之欲請世子同在一宮者亦有深意蓋以　兩宮各處猶令雅出則體統渙散而人臣難於奉行其間難處之事不但機務應決之際而已也臣等雖甚迷劣嘗此大事豈敢不爲深思而率爾論啓乎良以此事行之至難末抄狼狽顛倒之勢將不可收拾故也大抵國事乃　聖上之家事也臣民乃　聖上之臣子也親盡安便皆在於　聖上處置之中臣等自前千言萬語莫非愛君之誠憂國之忱伏願　垂察

馬況近日東宮過用心慮病勢非輕中外人情莫復遑遑以為此事若久未得請則東宮疾恙平復未可易期云此非　宗社之憂乎臣等進不能感回　天聽退不能鎮安人心思之千百夜以繼日待　命一月毛髮皆白只以拮死於闕下為期臣等之情寧不悲乎大抵大小機務淹滯不決今已三十餘日萬事日至於瓦裂無可奈何事勢至此臣等亦不知所以為計

焉况近日東宮過用心慮病勢非輕中外人情莫復遑
遑以為此事若久未得請則東宮疾恙平復未可易期
云此非　宗社之憂乎臣等進不能感回　天聽退不
能鎮安人心思之千百夜以繼日待　命一月毛髮皆
白只以拮死於闕下為期臣等之情寧不悲乎大抵大
小機務淹滯不決今已三十餘日萬事日至於瓦裂無
可奈何事勢至此臣等亦不知所以為計